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

咸豐元年辛亥正月辛亥福建巡撫徐繼畬奏神光寺夷人搬移一事因該夷目星察里欲日後在道山觀建蓋樓房為繙譯官攜眷居住之用經臣駁斥亦遂止息臣仍責成已革侯官縣知縣興廉催促兩夷人搬移茲於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二十等日兩夷人先後搬至該夷目租賃年久之道山觀居住將神光寺房屋交還誤用印之租約亦繳還塗銷臣隨飭該縣將神光寺僧人傳案出具切結以後永遠不准將房屋租與夷人居住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福建租住神光寺二夷欲搬至道山觀居住

降旨令裕泰確查情形具奏。茲據徐繼畬奏稱夷人已於十一月十二月內先後搬至道山觀居住。將神光寺房屋交還。並將用印之租約。亦繳還塗銷等語。前任侯官縣知縣興廉前因辦理不善。降旨革職。何以此次夷人搬移。復責成該革員辦理。著裕泰查明徐繼畬有無迴護徇庇等情。並遵前旨飭查各件。一併據實具奏。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接據俄酋文稱砍艷阿勒坦諾爾烏梁海章京哈勒察克夷人。並非所屬。已轉行西北省固畢爾那托爾嚴拏解恰。並提及前年夷人入境。砍艷卡兵脫逃。嗣後如有在交界滋事。迅即知照等語。

查上年俄夷越境。砍髮卡兵。當經奏明行令該夷查拏。嗣經烏里雅蘇台將軍咨稱有俄夷三十六名。經過唐努烏梁海等處。宰食牛馬。向阿勒坦諾爾行去。而惡成並未將該夷曾否入境。及有無滋事之處。咨行前來。經拏咨查。始據文稱砍髮章京哈勒察克一案。應行文俄夷等語。拏郎於行文該夷內。將砍髮卡兵夷人三名。一併查拏一節奏明敘入在案。茲據夷酋文稱。已轉行西北省固畢爾那托爾查拏。應俟該酋咨覆到日。再行覈辦。惟此次該酋來文。提及此案。當時並未接奉行知等語。現在若不咨覆該夷。恐俄酋藉端不為查拏。相應備文咨行該酋。

硃批。著照所請。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茲據俄酋遣使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求為轉遞。除將此次咨文照舊呈覽外。並繕寫覆文。面交來使。照例賞給緞匹等物遣回。

硃批。該院知道。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前於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接據貴國文書之時。已將敝國一千八百五十年

貴國咨來文書遵行。當交西邊西畢爾總理邊疆官員詳細

查明知照在案。茲據本國西邊西畢爾總理邊疆官員稟
稱。
貴國邊疆大臣。由庫勒札派官一員。前赴庫克蘇河與 敝國
領隊官員會面。將伊等善為看待。並告稱該處哈薩克屢
次偷竊
貴國所屬許多馬匹。因查訪方至彼處等語。敝 領隊官員。在
哈薩克部落地方。查出共馬一百零五匹。駝六隻。派委本
國所屬哈薩克素勒坦一人。解赴庫勒札素勒坦。到庫勒
札交明呈報在案。再該哈薩克地方設立營寨一節。前次
咨行文內。已經言明哈薩克地方。因係 敝 國所屬。故將伊

等撫馭。因向有強暴夷人奇玻察克塔什克呢特將哈薩克欺壓。勒納地租。該哈薩克再三懇求敵國。在彼處設立營寨。派出兵衛駐紮彼處。保護伊等。以備強暴。故敵國照依所請。於廓帕勒河地方設立營寨。從此永息爭端。邊疆安靜。商販往來。由草地行走。亦免驚懼之虞。

壬子。禮部奏。據琉球國使臣王舅夏超羣等在臣部呈遞稟函一件。閱係因英夷在彼國逗遛。懇求開導撤回等情。具稟琉球國進貢慶賀正使王舅夏超羣副使正議大夫毛有增等為披瀝下情。號懇憲恩。奏請

皇猷。又安藩國事。竊羣等奉王世子命。齎捧表文方物。前詣闕省。

虔齋赴京。恭進貢典。併慶賀
皇上登極大典。祇緣敝國前以英夷咱嚧哈攜帶眷屬。逗遛日久。
肆橫滋擾一案。當 卑 等拜命臨行之時。又奉王世子諄諄
面諭 卑 等到京。稟懇大部大人據情具奏。迅賜飭令英酋。
即將在球居住之咱嚧哈並眷屬人等。一律撤回。以安國
土。各等因。查該英夷咱嚧哈。自道光二十六年間。攜帶妻
子到國以來。敝國主派官優容禮待。該咱嚧哈竟不思歸。
任意逗遛。在國滋擾。始則設立藥局。明以行醫為名。暗實
窺探情形。彼此寄信。絡繹往來。繼則誘惑球民。傳習天主
教術。甚至闖游街市。潛入民家。要傳主教。不特婦女幼孩

驚懼。又恐民心煽惑。滋生事端。且歷年俱有咦人船隻到
國。屢經飭官懇請帶回。始終不肯聽從。節經敝國主移咨
來閩。乞求福藩憲轉請督撫兩院憲據情具奏。欽奉
諭旨。交
欽差大臣兩廣督憲查辦。荷蒙
欽差大臣兩廣督憲徐。相機開導咦商飭令撤回。咨覆查照在案。
自應仰候查辦。飭令撤回。奚敢多瀆。惟是道光二十九年
十一月初八日。復有咦國總兵官。駕船到國。據稱奉有咦
國大臣劄文前來。要欲兩國交好通商。儻琉球果有此意。
即撥咦國商民數人。寄居球地等語。敝國主聽聞之下。不

勝驚惶。現在英夷咱嚧哈一人在國羈留。屢經咨請。乞為
查辦。尚未撤回。奚容再撥英商多名在國。實屬荒謬。敝國
主飭官堅辭。不從。並請將在國咱嚧哈帶回。而總兵不從
所請。延至十七日開船而去。又於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
八日。突有英國火輪船一隻到國。聲稱水師都司克爾克
喇孚。奉伊皇政之命前來。詢查醫師咱嚧哈。此吾皇政珍
重之人。琉球官民必須好生照看。毋得輕慢。儻有侮辱。暗
施巧謀。日後不免兵火從事等語。惡言驚嚇。大肆鴟張。遂
於九月初六日駕船而去。伏思敝國僻處海隅。彈丸片壤。
素乏金銀好貨。所有絲紬布帛藥材麤細粿貨。皆係仰給

於
天朝。每屆回船買帶。以供國用。從無與他國通商。而各國亦無
擅到國中。奚堪唤人攜眷久居。勒索供應。邪教誘惑。語言
恐嚇。出入無定。來去靡常。包藏禍心。實懷叵測。況以王世
子年幼在位。更易生其覬覦。此際縱之恐成滋蔓。激之又
虞生變。進退兩難。禦防無備。非仗
大部大人。仰體
皇仁推恤。别無他策。草等目怵危形。日夕憂慮。不得已瀝情叩懇
皇上柔遠之洪慈。俯察小邦顛連之困苦。奏請
皇猷。敕諭

欽差大臣善為開導。飭令該咦酋。迅將咱嚨吟併妻子人等。一律

撤回。弭其通商之議。絕其傳教之端。俾藩國得以永久乂

安。則感戴

皇恩於無既矣。竊稟。

諭軍機大臣等。據禮部奏稱。琉球國使臣在部呈遞稟函。復以咦夷在彼逗遛。懇求開導撤回等語。此事前已疊次降旨。諭飭該大臣向咦酋設法開導。飭令撤回。茲復據該國稟稱。不惟咱嚨吟尚未撤去。且屢有咦夷船隻到彼。恐言驚嚇。來去靡常。以致該國日夕憂慮。琉球國臣服天朝。最稱恭順。況該王世子年幼初立。屬令使臣到京具稟。豈能置之不問。著徐廣縉仍遵前旨。

再向吱噺相機開導。諭令迅將咱嚧吟並其妻子人等。一律撤回。以免驚擾而恤藩封。琉球使臣原稟。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禮部奏。琉球使臣在部呈遞稟函。因暎夷在彼逗遛。懇求開導撤回等情。已有旨交徐廣縉查辦。著禮部即遵旨傳諭該國使臣知之。

二月。戊辰。福建巡撫徐繼畬奏。查神光寺所住夷人。雖已撤去。第未能先事防範。實屬咎無可辭。惟有仰懇聖恩。將臣交部從嚴議處。至暎夷之租住神光寺。本係違約。迨經反覆勸諭。彼亦自知理屈。自行撤去。毫無嫌隙可尋。至紳

民之不平。止因神光寺係生童會課之地。不容夷人占住。

令既將原屋交還。其意均已釋然。再嘆咭唎夷人在城內

烏石山居住者。夷目二人。夷婦一人。附住教士二人。在城

外南臺居住者。夷商三人。共計男婦八人。花旗夷人在城

外南臺居住者九人。皆係教士。又喘國教士一人。共計十

人。花旗喘國夷人。均屬馴良安靜。

庚午。江蘇蘇松太道麟桂奏。查嘆咭唎夷人。桀驁不馴。惟

知貿易為務。該國官為商舉。故凡關眾商事務。眾論如一。

則該夷官無不遵辦。即該國王暨各官俱任眾商去留。道

光二十年。該夷滋事。即因各商虧本。眾議聚費雇船犯順。

二十三年就撫。求給兵費。即作歸還眾商之款。該夷向與各外國互爭地界。俱係豫先斂錢雇兵。每名以洋錢八元為率。如不得勝。倍之。再不勝。再倍之。不惜重費。故人皆拚命向前。總期全勝。事後即以所得該處財物。歸還雇兵之款。其費即以他國之貲財。為攻他國之兵費。此即該國擄奪逞橫之故智。藉此以為得計。又准五口通商。每年得中國四五千萬兩。自此又與印度國相爭。收得三處。益覺張狂。傲睨各國。刻下各外國。亦忿忿而視。該夷亦有騎虎之勢。該國除收商稅之外。別無錢糧。深慮經費不足。意在獵取他處。以濟經費。現在各國防備甚嚴。中國因有五口通

商。衆夷商因之獲利。不肯滋事。該夷無可漁獵。其計已窮。
又恐中國窺其底蘊。不以彼類為意。是以近日毎以進城
投文等事。故作波瀾。以張虛勢。經
聖明洞鑒。諭飭拒絕。天津旣不收文。上海驅其回粵。該夷無可置
喙。亦卽貼耳就範。宜乘此釜底抽薪。使其自窘。一面豫籌
經費。選委幹員。以防海為名。凡屬海口。加意准備。俟內地
經費充足。兵勇器械全備。卽可一鼓殲盡醜類。至攻夷之
法。先杜其取利。用其所忌。夷人與中國通商。惟鴉片土獲
利最厚。內地稽察雖嚴。各省地方遼闊。奸民惟利是趨。難
免不偷漏私賣。吸食之例雖嚴。食此物者因有煙癮。一日

不食。精神疲憊。不能動作。甚至不省人事。是以冒法偷食。行險徼倖。今請通飭各省。凡吸食之犯。一經獲案審實。即照例辦理。販賣者無人買食。不驅自退。中國辦內地之民外國亦無可藉口。夷人不能獲利。五口夷商。經費浩繁。自不能久住。至夷人最懼粵人。且廣東人深悉夷情。素稱勇敢。遇事齊心。夷人雖忌而莫敢如何。即如福建廈門之興泉永道。浙江寗波之甯紹台道。江蘇上海之蘇松太道。皆用廣東籍貫之員。加以升銜。使之妥辦。使五口聲氣相通。夷人更生畏忌。該夷等遠涉重洋。既無利可取。更多畏忌。又無可藉口。即欲另生枝節。滋生事端。內地經費充足。籌

備嚴密。文武紳民齊心。以逸待勞。該夷等自不敢故犯。但
事關全局。宜緩而不宜驟。隨時布置。不事張皇。厚積經費。
務期充足。應請
飭下部臣。妥為籌議。務使多多益善。專為防海要需。他事不得指
撥。抑更有請者。夷稅一項。向本無之。自通商以來。每年粵
海關可得百餘萬。江海關可得四五十萬。閩海關可得一
二萬。或將此款飭該各關永遠封存。不得撥動。以十年為
率。計有一千四五百萬。以夷輸之稅鈔。為攻夷之軍需。誠
能久儲不動。則愈積愈多。遇事更無虞短絀。所有籌備防
海事宜。早經奉

旨飭辦。刻下如江蘇通江海口之鶴鼻嘴添兵守衛。上海之吳淞口亦經添雇兵勇船隻。並傳諭各商每船出洋。令其各帶槍礮。添雇水勇。於洋面防範。明則巡洋捕盜。保護商船。暗則集勇聯兵。豫籌勁旅。請仍

諭飭沿海各督撫。將各口要隘。某處應添礮臺若干座。兵勇若干名。戰船若干隻。用若干經費。定以限期。一律完備。並將遵辦事宜。議定章程。先行繪圖貼說。奏呈

御覽。總期實力速辦。不得以目前無事。任意因循。並飭各省大吏。妥選幹員總理其事。則內備整嚴。無虞外患。其咪唎㗎不過附於暎夷之末。借彼之勢。其心實不相洽。而互相猜忌。

尤不足慮。至佛嘣嘶。御不以買賣為事。專在中國傳教。該
國素奉天主即耶蘇。而耶蘇產於侬大理亞國。夷人延為
教化王。該佛夷國王與之行禮。尊奉甚恭。教化王以下。又
名為主教。主教以下。又有鐸德神父之名者。分赴各國。傳
教散書。上海先有羅類思主教。去後又來一夷。名趙方濟。
手下鐸德神父。或分赴沿海五口。傳與內地無賴游民。或
改裝私入內地。傳徒習教。正恐傳布日廣。漸滋事端。近有
該國李仲符二人。在蒙古察哈爾地方被獲。經直隸督臣
奏奉
諭旨。委員解送廣東查辦。該夷經此挫折。諒以後自知斂跡。惟上

海入教之人。遇與民人爭訟。每乞該主教趙方濟轉使該領事官與地方官議論是非。意存偏護。雖屢經駁斥不行。究屬非分要求。至該夷在上海傳教。妄託神道無稽之說。以惑下愚。上海雖有入教之人。尚不深信。上年五月間。各國供奉該教之天主堂。為巨雷轟擊。該夷亦頗震懾天威。習教者亦因之更形渙散。刻下惟以干訟護庇教內之人。為結納眾心之計。應請諭飭各該督撫。轉飭地方官。凡遇詞訟案件。隨到隨結。如有習教之人。與民人爭訟之案。亦即秉公訊斷。使該夷無可藉口。儻尚復從中阻撓干預。概不准理。如此則教內之人。無可

仰仗於該夷。其眾心自不歸附。將見其教不攻而自解矣。
麟桂又奏。各夷所用內地民人及習教游民。每每到處探
聽內地公事。為該夷等通信。機事宜密。所擬各條。應請
密飭海疆大吏。不動聲色。妥速籌辦。庶免另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據江蘇蘇松太道麟桂呈
遞整飭海口一摺。據稱暎夷經費不足。其技已窮。宜乘此使其
自窘。計在杜其取利。用其所忌。如鴉片土護利最厚。但令無人
買食。販賣者不驅自退。該夷商不能獲利。勢必不能久住。請將
吸食之犯。照例嚴辦。意在懲一儆百。不禁自止。又如夷人最忌
粵人。請將福建之興泉永。浙江之寧紹台。江蘇之蘇松太各道

訣皆用廣東籍貫人員使五口聲氣相通俾該夷更生畏忌又如彿㘓哂專事傳教習教之人遇與民人爭訟有在上海主教之趙方濟暗為庇護往往使領事官與地方官議論是非為結納眾心之計請飭後凡遇此等案件該夷從中阻撓干預概不准理則教習之人無可仰藉於該夷其教不攻而自解等語該道員既任海疆多年據情入告諒必向該督稟明所言夷情暨整飭事宜現在辦理如何其所稱海口道員專用粵人是否更滋流弊該督體察情形定有所見著即據實具奏如果洞中窾要足以奪夷之魄是該員熟習情形卽責成該員妥為辦理以期得力

辛未。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頭人私入邊界阻攔查邊道路。當由理藩院行查該國。旋據薩納特衙門覆稱。奉到咨行。已劄交邊界官。俟其查明再覆。茲又接據該國薩納特衙門咨理藩院文稱。上年伊犁官員。在庫克烏蘇河與該國頭人會遇時。告以哈薩克時常偷竊馬匹。經該頭人代為尋獲馬一百五匹。駝六隻。令哈薩克素勒坦送交伊犁官員。並稱因哈薩克本係該國所屬。伊等偷竊牲畜。自應查尋繳還等語。查上年薩迎阿奕山奏俄羅斯私入邊界情形。並兩次覆奏。均未提及向俄羅斯索取哈薩克偷去牲畜之說。何以該國來文。以此藉口。且稱令素勒

坦送到。領有回頭。又似確有其事。俄囉斯入邊。在道光二十九年八月。是時適有哈薩克賊犯偷馬一案。所奏訪獲情節數目。不甚相符。是否即係此事。原奏係據佐領富珠爾泰稟報。該佐領與該國頭人巴蘭會晤時。有無向其私懇代尋馬駝情事。收到回頭。何人所給。著奕山布彥泰即行逐細訪查明確。據實具奏。不准稍有隱飾迴護。現在該頭人等是否尚在哈喇塔拉地北距卡倫六百里外地方居住。上屆兩年應收哈薩克馬租。曾否收取。又該國請赴伊犁商議貿易一節。果否遣人前來。一併覆奏。事關外夷邊界。必應慎重覈實辦理。一俟該將軍等奏到。再由理藩院備文飭知。所有薩納特來文。並繹出漢清文二件。

均著鈔給閱看。

己卯。閩浙總督裕泰奏。努於江西福建途次。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旨交查各件。努留心體訪。內惟閩縣侯官兩知縣示諭工匠人等不得勒掯夷人一節。實屬確有其事。因上年五月。咦夷撤入神光寺居住之後。雇倩木匠代作木屏風一件。經前任侯官縣興廉。將該匠人傳案責釋。嗣後夷目星察里。聞知其事。即以地方官禁止工匠不許受雇夷人。係屬有意背約。堅欲興廉出示。工匠不得勒掯。興廉恐致啟釁。不得已為之出示。並因南門城外各處夷館。係閩縣管轄地方。復

令該縣來錫藩於示稿內會列銜名。此奴才近日所聞。其餘有無別項情節。並前督臣劉韻珂等覆奏各情。是否確實。以及該督撫等頻年辦理夷務。有無措置失宜。遷延消弭之處。均非詳細查訪。不克知其實在底蘊。統俟查覆到日。再由奴才親密確查。據實奏報。至前在神光寺居住二夷。現雖搬至道山觀內。但道山觀係在烏石山積翠寺之東。相去神光寺不過半里。是名為搬遷。實與未搬無異。查神光寺本為諸生讀書之所。是以不肯容其占住。今因遷至道山觀。士民已無異說。第該夷人故違成約。藉道山觀為該夷官舊住之地。久居城內。究為不了之局。且奴才訪聞烏石

山下馬巷邊地方。又有民房一所。先經道山觀道士承買。私行租給夷人居住行醫之事。若不設法令該夷遷居城外。則此後各國夷人。必皆藉為口實。相率進城。尚復成何事體。

諭軍機大臣等。裕泰奏現到閩浙總督新任。沿途疊奉廷寄交查神光寺夷情。現在查辦等語。神光寺二夷人。搬至道山觀內。又據該督查明烏石山下馬巷邊地方民房。亦有租給夷人居住行醫之事。究竟城內山上夷人共有若干。其山下是否尚有夷人居住。著裕泰詳細查明。妥為控馭。既不可操之過急。激成事端。亦不可示以寬柔。漫無限制。其應如何開導。諭令遷徙之處。

總在該督相機應變。庶於安民撫夷。各得其宜。再英夷在閩買房釘繳各節。及劉韻珂徐繼畬頻年辦理有無錯誤。著該督仍遵歷次諭旨。確切查明。據實覆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

甲申。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奏。據委員確查稟覆並開具福建省城內外各國夷人住址清單前來。臣面加詢問。據稱如奉查英夷自強占福建省城南門內之神光寺後。復將東門外之鼓山寺西門外之西禪寺亦行占踞。並南門外之銀鑲浦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強買民房。起蓋樓屋各情。查福建省城。於道光二十二年。即有英國夷官在南門內烏石

山積翠寺居住。其餘各國貿易夷人。均在城外南臺中洲等處租賃民房而居。上年二月。有咪夷教士蔗枕委里董兩人。占踞南門內神光寺。侯官縣知縣興廉立有印信租約。付該教士及寺僧分執為憑。各紳士以該寺乃諸生肄業之所。難容外夷居住。公呈驅逐。經專辦夷務文武委員郭學典沙文亮帶引夷人。另擇距南臺三十里之林浦鄉河邊起造夷樓。各鄉居民不依。該委員又帶夷人於水部門外路通橋後之萬壽橋河邊置買園地民房。居民亦不依。再擇水部門外水閘口。議買古尼庵一所。眾民又不依。最後該委員復擇南門外銀鏢浦之浦奶山。買拆張瑅元

舊屋一所。給與該教士起造樓屋。現在尚未竣工。因有幼孩多人。來該夷出進之時。丟擲瓦片。喧呼驅逐。閩縣知縣來錫蕃出有告示。以該處係在城外。與原約相符。不得藉口生端。並無騎馬夷人。四處踏勘。經各鄉民驅斥。地方官反為出示禁止之事。惟該教士先住神光寺。後被諸生驅逐。擇地起房。又未完工。九月間。移住烏石山道山觀。侯官縣知縣興廉又給有印信租約為據。道山觀右邊為奎光閣。又有英夷之人住宿。亦係興廉立與印信租約。至東門外鼓山寺。現實無夷人居住。又如夷人釘塞礮眼。弁兵賠雇銅匠。起釘修補。委員詣驗。以並未釘塞飾稟一節。查礮

臺係在五虎門。閩安營管轄。有六千觔鐵礮。火門被釘。聞係附近幼孩頑耍所為。經該營弁雇匠起妳。短給工價。該匠不甘。在省中訛言其礮乃夷人所釘。至南門大樹下。乃衕衕大路。並無安設大礮。惟敎場邊與大樹下相近。有廢鐵礮兩截。查係當時製壞所棄。別無大礮。亦實無夷人釘塞之事。又如南臺常有火輪船數隻停泊。經過商船。索銀三百圓護送至浙。商船被害之少。實由夷船獲利之多一節。查福州南臺口及五虎口。常有夾板船。及夷人之澳門划艇。往來停泊。輪流護送裝載杉木赴浙各商船。每隻索銀二十五圓。合二十五隻為一幫。每幫共銀六百二十五

圜。實非火輪船護送。聞有商船湊不成幫。要其護送。隨時議價。多寡不等。亦無經過商船索銀三百圓之事。又如夷人用鳥槍打傷幼孩。委員查驗。含糊稟覆。賄和了事一節。查上年八月間。有中洲福隆棧通事麥光。蕭順。皆廣東香港人。於十二日。兩人攜帶鳥槍。往三縣洲田中打雀。適該鄉鄭周氏之長子。年十五歲。次子。年十一歲。赴街買米。路經該處。該通事放槍打雀。傷及鄭周氏長子頭角。次子肚腹。倒地。經鄉人圍獲送官。鄭周氏依人傭工。家道貧寒。其長子傷輕。尚可醫治。次子旋即殞命。聞有府經歷郭學塽守備沙文亮。與通事鄭汭。調處。給鄭周氏制錢四十千文。

以為埋葬醫調之費。麥光蕭順兩人。亦即由官釋放。共見

共聞。實有此事。臣復細詢該委員。夷情如此驕縱。即恐難

免復生事端。當據稟稱密訪夷情。僉云連年福建港口。貿

易虧本。該國王極不願其多事。住粵之呅公使。現以安靜

無他。深為其國王所嘉獎。亦可證呅酋尚無暗通消息。唆

起波瀾也。

硃批。另有旨。單留中。

乙酉。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奏。查暎夷咟嘚吟久住琉球。前經照

會呅酋。撤咟夷回國。即據呅酋照覆。以通商五口。伊尚可

呼應。若琉球遠在海外。迴非內地五港口可比。曾將其號令不行。設詞推諉緣由。於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具奏在案。竊惟咱嗹哈不過一行醫之人。妻子數口。僑寓琉球。若該國之人。不與往來。勢成孤立。自當廢然思返。今已居住數年之久。顯有彼處內奸為之句引接濟。得以遂其盤踞。乃不思自反。而惟呼籲中國照會吱喵撤之出境。實屬不曉事體。檢閱琉球原咨內稱暎國總辦外務事宜宰相巴。以咱嗹哈乃彼國所珍重。如強用壓欺出境。決不能依順等語。是巴酋與琉球之文。持議甚堅。吱喻更何能置喙。且僅在中國為公使。亦非暎國所有之事。悉聽命於

該酋。夫馭夷之道。有言必期能行。方為無損

國體。若明知其不能行而照會之。是取侮也。且以後必至遇有可行之事。令其照辦。彼故意刁難。尤可慮也。揆幾度務。不得不杜漸防微。此未便再行照會吱酋之實在情形也。至先夷喳波囉吐哈嚜二名。早據福建委員於上年十二月初九日押解到粵。即經轉交大西洋領收。據其領事申復。已照該國之例懲辦矣。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徐繼畬奏接據琉球國來文。以嘆夷啪嘚吟住居伊國。仍未撤回。籲請查辦。朕以琉球恪守藩封。夙稱恭順。頻來呼籲。未便置之不問。當經降旨令徐廣縉再向吱

喻設法開導。並於本年禮部據呈代奏時。復令該督曉諭夷酋。
令其撤回。茲據徐廣縉奏稱。吱喻僅在中國為公使。並非暎夷
所有之事。悉聽命於該酋。從前劉韻珂咨會之時。吱喻曾經設
詞推諉。未便再行照會等語。覽奏均悉。該督仍當隨時體察情
形。加意控馭。揆幾度務。原不在多費詞說也。
三月。甲午。閩浙總督裕泰奏。查各國夷人通商條約內。惟
夷官一項。准住城邑。其餘夷商人等。均不准在城內居住。
令暎咭唎夷人。輒至城內租賃寺屋。本屬故違成約。而閩
省士民。又各因此互相爭執。既不便任其日久占居。亦不
能因其城內另有住處。原租寺屋。業已交還。即置不議。該

夷原祖之神光寺。係為省中士子課讀之所。一旦被其占住。是以共抱不平。力圖驅逐。迨後該夷搬入道山觀內。該士民等即無異說。並以道山觀居住夷人。已歷多載。彼此相安。如必急令出城。轉恐釀事為慮。臣因省中民夷既極相安。自不宜操之過急。隨將道山觀去神光寺遠近里數。並籌辦大概情形及訪聞道山觀道士將民房租給夷人行醫一節。奏陳

聖鑒。惟查該夷之堅欲在城居住。自必有所布置。據委員密查具覆。道山觀居住二夷。一名溫敦。行醫為業。一名札成。欲圖傳教。前向道山觀道士私租民房者。即係溫敦。臣以該夷

等既係行醫傳教。祇須本地民人。不令醫病。不向習教。該夷等無所貪圖。自可不驅而自返。因諭飭該府縣等。密致紳士。傳諭民人一體遵照。一面飭傳夷務委員。授以機宜。向㖆夷領事明白開導。催令搬移。乃該夷領事嗣那。始以患病推託不見。旋即因病身死。現止繙譯夷目星察理一人。代管該國通商事宜。查道山觀房屋。自道光二十五年以後。即為㖆咭唎繙譯夷目租住。並非始自今日。蓋禁之於事前則易。强之於事後則難。此次温敦等附居一處。難可責以違約。而該夷目則以醫病為詞。轉可飾辯。況該夷前將神光寺交還者。亦明知民心不服。眾怒難犯之故。今

省中士民。既以該處為夷目舊住之地。不欲過與較論。若

強令遷移出城。竊恐該夷目必將以官與為難。藉為口實。

現在該夷領事。既已病故。無可理論。而本地紳民。又各以

彼此相安。請為綏撫。似應將該夷另租民房。先行飭令交

還業主管領。其在道山觀居住一節。應請暫行從緩。俟該

夷更換新領事到閩後。由臣察看情形。相機勸諭。

裕泰又奏。臣風聞居住烏石山上之暎夷領事闕那因病

身死。有同居之繙譯夷目星察理欲在山上造墳埋葬。情

事。當以烏石山係在省垣城禁之內。為全城風水所關。豈

容夷人違約造墳。致貽後患。據署福州府知府胡應泰署

侯官縣知縣保齡來署面禀。當即指示機宜。諭令該府縣等。行至山上。見該夷已將內地工匠。自行雇集。正欲興作。其時紳民人等傳聞此事。紛紛至山觀看。該府縣等恐致釀事。即先密諭工匠人等。不許代為造作。違者杖斃。並飭紳民各自下山。聽侯官為查辦。不得喧嚷。一面赴寺曉諭。該夷目星察理情形雖極恭順。而於造墳一節。總以近接住處為詞。必欲在山掘埋。並以該國病死之人。須在十八時之內埋葬。現在為時已迫。即須出殯。勢難另覓葬處。該府縣等因該夷目堅執不允。難以理喻。復以本地紳民從無在城安葬之事。該夷欲在山上造墳。不但眾怒難犯。即

道葬以後。亦恐被人掘毀等詞。再三開導。該夷目方覺畏懼。俯首無詞。兼因工匠等不敢聽從開掘。無可措手。始允出城埋葬。並以時限迫促。求為代覓葬地。該府縣等因該夷目既願在城外覓葬。若不俯如所請。難保不復行中變。即諭飭委員陳松鶴在南門外之嶺頭尾地方。覓有官山空地一塊。該處四無民居。山內亦無墳墓。隨給令暫時安埋。該夷目感激稱謝。即於三十日將該領事關那棺木運至該山掘坑掩埋。

諭軍機大臣等。裕泰奏遵查夷情各摺片。覽奏均悉。據稱神光寺二夷。搬入道山觀後。該省士民。即無異說。並以觀內居住夷人。

已歷多載。彼此相安。自不宜操之過急。况該夷領事闞那現既病故。著俟該夷更換新領事到閩後。遵照成約。夷商人等。不准在城內居住一條。妥為開導。隨時相機辦理。該領事闞那故後。經該督飭令地方官理諭夷目。不得在城內埋葬。控馭尚為得體。所有劉韻珂徐繼畬有無措置失宜之處。著仍遵前旨密查。

裕泰又奏。緣道光三十年秋間。有蘇以天國夷人。欲將西門外之西禪寺房屋租賃居住。經辦理夷務之委員查知向阻。即行中止。嗣該夷因水部門外。舊有廢寺基地一塊。復欲租賃蓋造房屋。又經該委員等理諭而止。此蘇以天國夷人。並非暎咭唎夷人。亦非欲於東門水部門西門外

三處一併建造樓屋之實情也。又哄夷於道光三十年五月間。搬入神光寺居住之後。該前任侯官縣知縣興廉自知用印錯誤。欲設法催令搬移。因傳諭各項匠人。不許夷人修理寺屋。嗣有林姓木匠私自受雇。經興廉查明。將該匠人傳案責釋。夷目星察理聞知其事。即以地方官禁止工匠不許受雇夷人。係屬有意背約。堅欲興廉示諭工匠。不得勒揹。興廉恐啟衅端。不得已允為出示曉諭。並因南門城外各處夷館。係閩縣管轄地方。復令該縣來錫蕃於示稿内會列銜名。來錫蕃因示内並未指明城内城外。亦即未向理阻。此又閩縣侯官兩知縣示諭工匠不許勒揹

夷人。並非閩省工匠互相糾約。不准受雇。該縣等亦非因

此出示之實情也。查前任侯官縣知縣興廉前已奉

旨革職。應毋庸議。前任閩縣知縣來錫蕃於興廉出示曉諭。僅會

列銜名。究未能查明阻止。亦有不合。相應請

旨交部照例議處。

諭內閣前因福建侯官縣知縣興廉辦理地方公事。不知詳慎。降

旨革職。茲據裕泰奏。前任閩縣知縣來錫蕃於興廉措置失當

之處。會列銜名。未能阻止。請交部議處。來錫蕃即著革職留任。

以示薄懲。毋庸再交部議。

丁未。兩江總督陸建瀛奏。查該道麟桂所奏各情。前曾據

其面稟。如嘆夷經費不足一條。緣該夷一切經費。悉取資於商稅。前因廣東洋行。歷年拖欠商本甚鉅。乃於近海各省。請添口岸。以為既添五口。即可多增抽分。不意各口起造夷館。派調領事兵目等項。用度倍蓰於前。而中國所需貨物。仍祇前數。所增無多。各商均不免虧折。所恃以為利者。惟在鴉片一項。該道請將吸食鴉片之犯嚴行拏辦。俾買食者少。則煙土無利可圖。蓋欲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但自新例既定而後。生殺之權。操自

朝廷。臣現在疊飭文武印委各官。於緝捕盜賊鹽梟之便。遇有煙犯。認真查拏。節據京口協副將武迎吉稟報。巡江至

六洲地方。見匪棄船登陸而逸。於草棚內起獲煙土二箱。當即會同文武。將草棚船隻煙土。一併對眾燒燬。又據先後拴獲匪犯陶啟運等起出煙土四箱。並據鹽卡委員候補同知邵勳督同宿遷縣縣丞范炳拏獲薛和等煙土二百三十餘兩。均已提省審辦。亦即懲一儆百。欲使瞀不畏死之徒。皆知法網不可倖逃之意。其咈蘭哂傳教一條。夷目植方濟引誘沿海愚民。入其天主教會。已屬可惡。遇有習教之人。與安分良民結訟。該夷即出頭干預。與地方官議論是非。居心尤不可問。臣凡遇此等事件。無不以嚴詞正義。飭令該道傳諭領事。嚴加約束。不准干預。已非一次。

並以扶持正學。附片陳明。仰蒙
訓諭。著各直省督撫會同各該學政。轉飭地方官及各學教官於
書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以
御纂性理精義。
聖諭廣訓。為課讀講習之要。使邪教不禁而自化等因。欽此。該道
麟桂駐劄上海。有撫民馭夷之責。應即遵
旨責成該道。督飭所屬。嚴禁邪教之干預訟案。以杜其結納。至所
請將蘇松太道等缺。皆用粵人一節。該道見江蘇候補道
吳健彰籍隸廣東。凡有華夷交涉之事。委令查辦。無不迎
刃而解。因有此議。查夷商不通漢語。一任夷目從中播弄。

吳健彰通曉夷語。能以夷語徑向夷商開導。破其愚惑。夷目技無所施。故能無投不利。惟粵人未必皆能夷語。其能夷語者。未必皆屬可靠。若如所請。海口道員專用粵人。誠如

聖諭。恐更滋流弊。

硃批。所奏各情。知道了。片留中。

己酉。閩浙總督裕泰奏。遵將劉韻珂徐繼畬覆奏各情。逐一查訪。如覆奏夷人勒買民房起造樓屋一節。緣東門外之鼓山寺。距城三十餘里。林泉幽邃。為邑人遊覽之所。夷人前往瞻眺。亦所不免。又西門外之西禪寺。上年曾有蘇

以天國夷人。欲將寺屋租賃居住。經委員查明阻止。又南門外之銀鑲浦。上年曾有花旗國夷商租住吳姓房屋。因該處地鄰。均各不願。經委員諭令搬徙。該夷即改賃張姓破屋。建蓋樓止。現在鼓山西禪兩寺。與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均無夷人居住。餘亦查無勒買民房。起造樓屋之事。又覆奏夷人槍傷幼孩賄和一節。緣上年八月。有夷寓雇工廣東人麥光。放槍打雀。誤傷鄭陳氏之子鄭春霖鄭春才二人。旋即平復。經地方官提案訊明。將麥光杖責遞籍。係屬照例辦理。並非夷人槍傷。亦無賄和情事。又覆奏夷人騎馬四出。地方官禁止鄉民驅逐一節。緣道光二十七年。

曾有夷人騎馬行走。被街上兒童戲拋瓦塊。致馬驚跌傷夷人。經地方官諭飭該地保。傳知各家長約束兒童。無令肇釁滋事。並無示禁鄉人驅逐之案。又覆奏夷人在南臺停泊火輪船。勒索商船。代其護送一節。緣西洋葡萄牙國夷人。駕有廣東划艇。俗名假夾板。船身輕便。不時駛入南臺港口。包送各處商船。以海程之遠近。定船價之多寡。係屬彼此情愿。並非勒索。向無一定數目。商船利其便己。雇覓護送。現仍不免。亦無火輪船為之護送之事。又覆奏釘塞大礮數尊一節。緣上年有輪守南門崎下即大樹下之礮臺兵丁楊漢。因該處安設之嘉慶二十三年所鑄四千

五百觔鐵礮一尊。兩淋生鏽。火門被鏽堵塞。曾同明本營千總王興邦。僱倩銅匠鄭旺等修理一次。此外各礮並未續修。亦無被夷人釘塞之事。以上各節。臣恐所查尚有不實不盡。復密飭臬司查文經。詳細確查。並親詣該處勘訊具覆。茲據查稟勘明閩安南北岸。各設有六千觔大礮二尊。又南門崎下即大樹下。設有四千五百觔鐵礮一尊。係嘉慶二十三年所鑄。又二千觔鐵礮一尊。係順治十七年所鑄。徧查此外。並無嘉慶二十五年同順治十一年鑄造之礮。各礮火門。亦均一律圓好。並無釘損痕蹟。亦無修補新痕。均與臣所查無異。是劉韻珂等覆奏各情。尚無不實。

亦無掩飾情弊。惟內地商船。雇覓夷船護送。雖皆出於各商情願。並非夷人勒索。但各國夷人應到馬頭。均有一定。而內地商船。隨處皆可收泊。若竟聽其護送。則此後外夷船隻。轉得以護送為由。到處停泊。所關殊非淺鮮。臣以截流必先清源。各商之所以願令護送者。無非為防禦洋匪起見。該管水師員弁。果能認真巡緝。使盜匪無從託足。各處商艘。亦何必再雇夷船為之護送。臣惟有嚴飭閩浙水師各營。加意巡查。實力搜捕。務使盜匪絕跡。海宇肅清。儻或虛應故事。致該管洋面報劫頻聞。並當從嚴參辦。以為探本窮源之計。至福州口岸。自道光二十四年通商以來。

迄今八載。民夷貿易互通。彼此均極相安。紳耆亦無異說。惟上年五月。候官縣知縣興廉。辦理暎夷租住神光寺房屋一案。實為荒謬。劉韻珂徐繼畬等未能立予參革。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此外實無措置失宜。及遷延消弭之處。

裕泰又奏。遵查徐繼畬飭委候補道鹿澤長督同前任候官縣知縣興廉。及委員郭學典等。前往開導。當興廉奉

旨革職時。該夷等已有搬遷別住之約。故令該革員始終其事。或可不致中變。且該革員先既辦理錯誤。若以業經革職。即置不問。該革員轉得脫然無累。似亦不足以示懲儆。尚無迴護徇庇別情。

裕泰又奏。欽奉

上諭確查漳州府屬會匪有無句通夷匪。假借名色。追脅良民等因。欽此。查該處會匪。先經升任興泉永道張熙宇訪獲首犯陳慶真一名。並將訊非會匪。在陳慶真屋內閒坐之周德等三人。同時拏獲。正在訊辦間。即有嘆咭唎國領事夷目蘇哩文。照會該升道。以陳慶真等生長該國所屬息力地方。應作為嘆國民人。歸該夷目辦理。該升道正擬駁覆該夷目即率領夷衆。至署強索。該升道因陳慶真罪犯應死。若任聽領回。殊無以肅法紀而儆奸頑。若拒絕不與。又恐倉猝釀事。隨將陳慶真重責垂斃。與周德等三人。並交

該夷目收領續據該夷目照會。稱陳慶真已死。並以華官
杖斃嘆人。當稟知該國公使較論等語。由該升道稟經該
署督臣徐繼畬查敘條約。咨會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徐廣縉照會嘆酋吠咹。嚴飭該夷目不得干
預中國公事。並將周德等三人交回訊辦。一面附片密陳
聖鑒。嗣臣到閩後。復據張熙宇以正月初九日接准蘇哩文照會
內稱。嘆國來廈之人。祖籍多有在內地者。因生長本屬。即
係嘆國編氓。凡到中國經營。應循例赴管事官衙門報名
掛號。如干犯約之咎。即聽該處拏送嘆國管事官。依情處
罪。並將業經掛號之蔡古猷等六十人。開列名單。送道備

查。聲明如有續來報掛之人。另行補移等語。該廾道當以
前定條約。並無中國民人生長喚國所屬地方同至中國。
仍作為喚國人民之例。現在五口通商夷人。攜眷居住者
不少。其在五口生長之人。並無作為中國民人之說。將來
回到喚國。更無作為中國編氓之理。彼此易觀。事理不難
分晚。當即剖析照覆該領事查照等情。具稟前來。臣以中
國民人。衣冠制度。均與喚國迥別。自不能因其生長喚國
屬島。即作為喚國民人。其理甚明。隨復咨會徐廣縉照會
喚酋。轉飭該領事遵照。以免將來爭執各在案。茲欽奉前
因。復查喚夷領事於會匪陳慶真獲案之後。始以該犯生

長嘆國。恃強索取。繼復以生長嘆國之中國民人。回至中國。均應至該領事處報名掛號。歸該領事管理等情。兩次照會。而查閱掛號名單內。有陳慶升等三人。即係此案在逃會匪。其為該會匪等句通包庇。情事顯然。現雖咨會徐廣縉照會夷酋吱啥。轉飭遵照。而該夷酋果否不致異議。未准粵省咨覆。但華民夷民。如或犯罪。應行各自審理。前定通商條約。業已詳細載明。如該夷尚敢強詞飾辯。臣自當堅執成約。以理折服。一面將在逃會匪。密飭各該地方。嚴密查拏。從重懲辦。務使外夷無以藉口。奸匪失所憑依。斷不容任其庇護。以仰副

聖主杜漸防微之至意。

硃批。現獲各犯。嚴行審訊。從重定擬。斷不可因有唤夷照會。稍為遷就。亦不可濫及窮黎。致生枝節。朕調汝閩督。欲資整飭。勿效劉韻珂之消弭。亦不必過為見好。沽虛譽而無濟於實。總之公事以公心辦。毋存一己之私。誌之。

四月。戊午。伊犁將軍奕山奏。俄羅斯請於喀什噶爾地方。試行貿易。伊因該處貨物無多。恐不敷易換。似可無庸通商。已邀

聖鑒。茲據葉爾羌參贊大臣德齡函稱有礙難之處。伊伏思喀什噶爾。既有安集延浩罕等貿易。俄夷諒必稔知。且安集延

即帶該國販貨之人。又訪得俄夷哈薩克地方。久已收其租稅。用其烏拉。今請於喀城通商。則路經伊犂西南之哈薩克。接連布魯特。亦必供應烏拉。兼收租稅矣。該國未必不意在於此。查擬俟該國官員到伊犂會議時。遵照理藩院咨內各情。反覆開導。或不至再有嘵瀆。至伊犂塔爾巴哈台添設通商章程。查等斟酌條款。俟會議時再行商定。斷不敢草率了事。謹將葉爾羌參贊大臣德齡函稱礙難三條。照繕清單。恭呈

御覽。

該國使臣到伊會議時。自必以前次理藩院咨內告知礙

難各情由。曲為譬說。儻仍申請無已。似可告以喀什噶爾。
向有安集延布魯特克什米爾巴達克山等處夷回貿易。
今貴國亦欲在彼通商。似無不可。但夷回不通情理。儻有
得罪貴國商人之處。實難辦理。緣卡外各夷回。非我所屬。
若竟以我國之法治之。必不免伊等頭目。偏聽一面之詞。
以我處刻苦伊屬下貿易之人。致啟邊釁。此礙難一也。又
安集延等各外夷。皆係回教。向來彼此或因不和生事。皆
係浩罕所派之呼岱達。及大阿渾查照經典辦理。外夷無
不服從。若俄囉斯與回子並不同教。自不能聽信回子經
典。萬一有爭鬬之事。如何了結。此礙難二也。再布魯特種

類最多。性好搶劫。萬一俄囉斯貨物赴喀時。竟被搶去。我國向不出卡。亦不能代為查拏。又將如何辦理。此礙難三也。此但就其顯而易見者言之。恐道路甚遠。風俗不同。更有不便之處。有此許多礙難。是在喀通商不能得利。反不免有損。則不如不貿易之為善也。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奏俄囉斯國懇請於喀什噶爾貿易先事籌度並將德齡函稱礙難三條照繕呈覽一摺。前據該國來咨。派員於今春來赴伊犁會商貿易章程。現在尚未前來。奕山以該國於哈薩克地方。久已收其租稅。用其烏拉。今請於喀什噶爾

通商。則路經伊犁西南之哈薩克。接連布魯特。必亦供應烏拉。兼收租稅。所慮極是。德齡所稱礙難三條。亦能計及久遠。俄羅斯前請三處添設貿易。其心本屬叵測。因以近邊民人生計為詞。未便拂其和好。准於伊犁塔爾巴哈台試行。而喀什噶爾則窒礙之處甚多。斷無准行之理。若俄羅斯人來。仍復申請無已。奕山等務將礙難各情。曲為譬說。以我朝平定新疆回疆。已歷百數十年。該國向於恰克圖通商。歷久相安。何以至今忽有三處通商之請。因念和好多年。未便全行拒絕。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窒礙之處尚少。是以勉從所請。三端之中。已允其二。即屬格外體恤。至喀什噶爾地方。過於邊遠。貨少商稀。卡外夷回。種

類不一。加以該國人在彼通商。必至爭論生事。在中國既窒礙多端。即外夷亦必有損無益。此理甚明。斷難允准。奕山等臨會議時。固宜平心靜氣。罕譬善道。以德齡所慮情形。逐層分晰開諭。尤宜堅持定見。理直氣壯。勿為恫喝之詞所奪。遽行草率定議。遷就曲從。將來致滋流弊。惟該將軍等是問。其伊犂塔爾巴哈台兩處。亦當妥議章程。面面顧到。以期經久無弊。前奏礙難照恰克圖之例。抵賠遺失貨物。此層尤關緊要。如有似此非分干求。即應據理駁飭。凡事均須慎之於始。萬不可勉强應允。貽患將來。邊防疆計。所繫極為重大。諒該將軍等定能懍遵節降諭旨。加意慎重辦理也。

癸亥。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俄酋遣使
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求為轉遞。除將
此項咨文。照舊呈
覽外。並繕寫覆文。面交來使。照例賞給緞疋等物遣回。
硃批。該院知道。
俄羅斯咨文。
為行知
大清國理藩院事。敝國聞得有外國船隻。屢次到黑龍江口岸。
想此船來意。必有別情。且此幫船內。尚有兵船。我們既係
和好。有此緊要事件。當即行知

貴國。設若有人將黑龍江口岸一帶地方搶劫。本國亦非所
願。黑龍江亦與俄囉斯一水可通。兩國和好定例。自烏迪
河以東。黑龍江附近地方。原未分辨疆界。黑龍江內。不容
外國船隻停泊。且不准占踞江口。兩國彼此商酌定計。將
江口暨附近島嶼防範。是否可行。總之防範外國之搶奪。
保守兩國之邊界為要。據此即可知 敝國君與
大皇帝長久和好。鄰邦相助之意矣。

乙酉。兩江總督陸建瀛奏。海疆防範之法。無過於慎選守
令。練習官兵二者。至團練之法。各省情形不同。江南如蘇
松等處。風氣柔弱。又兼嗜利。興議團練。其應募者。必皆無

業遊民。臨時恐難得力。徐淮人較強悍。又祇利於平陸曠野。海濱不甚相宜。惟有上海商船之舵工水手素習洋面。不畏風濤。臣自道光二十七年到江蘇巡撫任內。即稽海運漕米一案。奏請商船准帶軍器。飭令各水手習練槍礮。並勸諭各商捐資雇募水勇。倣照廣艇式樣。成造兵船。俾水勇乘坐出洋。蓋即寓團練於禦盜之中。而沿海漁戶。如川沙一帶。則又編造漁甲牌船。在平時為稽查。在臨時即備驅遣。又以巡江緝私為由。捐造多槳船大小十隻。選雇水勇。逐日操練。並以防河為名。購木植蘆葦。日積月累。以備紮筏火攻等用。臣所辦各條。均未敢明示意指。亦

不敢謂必合機宜。然籌海防於無事之際。似大端不外乎此。海疆道府與聞兵事一節。前亦有人言及。查江蘇上海道本係兵備銜。且遇有緊要事件。即府州縣等官。亦准其一面稟報。一面移調官兵。從無武營不遵調遣。坐待赴省請兵。致有貽誤之事。似亦毋庸另易章程。

硃批。是。

五月。壬寅。閩浙總督裕泰奏。道山觀道士。租給夷人房屋一間。坐落烏石山下。係道山觀林姓道士之業。道光三十年十一月。閩嘆夷溫敦。搬住道山觀。係因山上不便行醫。私向該道士議租。藉為醫病寓所。該道士貪得租錢。立約

交給。該縣奉諭後。即查傳該道士到案。諭令趕將房屋收回。不准再行租給。該道士因恐夷人不允交還。先將房屋契賣與民人何廣堯為業。並將屋已轉賣。不能再租緣由。向夷人告知。從此該夷即不復住。現在屋經何廣堯自行關鎖。並無夷人居住。惟該道士原立租約。該夷尚託詞遺失。延未交還。即使仍欲租住。亦斷不能以林姓之租約。住何姓之房屋。至咦咭唎夷人。在城内烏石山上者。本係該夷領事嘓啷。並嘓啷之妻。暨繙譯夷目星察理。及由神光寺搬住道山觀扎成。温敦。其五人。現在嘓啷業已病故。其妻亦已回粵。祇有星察理等三人。在山上居住。其在城外

南臺居住者。亦止夷商根登噶哩咖唎咈三人。又花旗國夷人在城外南臺者九人。又嗹國一人。內有花旗國夷人二名。同嗹國夷人一名。業經先後回去。現止七人。帶同夷婦六人。夷女孩三人。各自租房居住。其餘省城內外。並未另有夷人。烏石山下。亦無夷人居住。

硃批。知道了。

乙卯。浙江巡撫常大淳奏。籌防海疆。修備夷務。仍以整飭營務為第一。所有前次夷務案內毀缺師船。先經前撫臣奏明由士民捐資補造。現已告竣一百餘隻。驗皆堅固。業經交營配用。尚有三十餘隻。亦俱興工造辦。臣現飭催趕

造。一俟完竣。即令驗明交營。統由該管鎮將挑選弁兵。配置礮械。親身督率駕駛出洋。稽巡緝以熟習沙綫風濤。乘捕盜以操練槍礮技藝。精勇者優奬超遷。庸弱者斥革另補。賞罰既明。則士氣自奮。至於團練鄉民。固亦防患善策。然須因地制宜。乃能有利無害。浙省民風。剛勁者少。而柔弱者多。讀書之外。農工商賈。各有恆業。今若給予軍械。諭隴畝耕氓。舍耰鋤而執戈戟。强市廛工賈。習戰爭而荒本圖。非惟不便民生。竊恐駭人聞聽。至沿海港口。惟甯波乍浦二處為大。甯波現為該夷商馬頭。乍浦亦為商船進出口岸。此外港汊雖多。均非大船所能出入。且沙性靡常。漲

圳無定。列該夷近在甯波。今若於海口舊有礮臺之外。另設添防。於各營軍士之外。別事團練。勢難盡掩該夷耳目。設有洩漏。轉恐滋生他釁。臣再四熟籌。因思目下正飭各屬遵

旨力行保甲。若將團練一法。寓於保甲之中。此時姑不必明示團練。但諭以守望相助之義。彼此聯絡之方。期於民心固結。各知自衛身家。然後再由地方守令。隨時體察情形。相機籌辦。較為妥密。其各處海口。臣亦飭令各地方官於編查漁船之際。留心察看。一應漁船。概令編列字號。填給門牌。互相糾察。使之不為夷人勾結。至海口分巡道員。本有兵

備兼銜。各該府縣。均有城守兵弁。如遇緊要事件。必須兵

力者。無論道員。即府縣亦准其一面具稟。一面調遣辦理

本無掣肘。所有該藩司蔣文慶請將道府與聞兵事一節。

應毋庸議。

硃批。知道了。

常大淳又奏。寧波海口。為夷人通商馬頭。臣到任以後。訪

察夷情。並於接見寧波道府時。詳加詢問。現在嘆咭唎夷

人。在彼通商。尚屬安靜。該處雖係海口。一入內河。須盤壩

三四次。方抵省城。商販不甚流通。查道光三十年。夷貨稅

冊。僅收稅銀一百一十餘兩。該夷無利可圖。船影往來甚

稀。咪唎㗰夷人。亦皆安分貿易。惟佛囒哂夷人。貿易之外。
藉所奉天主教。前經奏准在各口建堂說法。並習教者免
罪。公然刊布邪書。詭稱勸人為善。誘令入堂聽講禮拜。內
地無知愚民。間有被其煽惑者。地方官礙難示禁。該道瑞
璸與該府羅鏞葉經各捐廉銀。並勸諭地方紳士捐資。在
於府城四門左近。分設義學。傳集附近居民子弟。將正經
書文。暨
聖諭廣訓。教讀宣講。臣現又恭將
宣宗成皇帝欽定四言韻文。分股詳加註釋。刊印多本。頒發各塾。
行令一併課讀講解。並責成各學教官。督率生員。廣為開

導。其各鄉各村。現亦勸諭紳士。一律捐設仿辦。俾人心咸知義理。趨向正路。不為異說所惑。庶期日漸月摩。經正民興。邪慝自無所施其伎倆矣。

硃批。是。

六月。丙子。伊犁將軍奕山。參贊大臣布彥泰奏。佐領富珠爾泰。經查邊領隊大臣派赴海呼爾。行至庫庫羅木河。被俄羅斯頭人巴嘶阻路。詢以何往。富珠爾泰答以年例巡查邊界。巴嘶仍復攔阻。富珠爾泰因說不但查邊換牌。更有哈薩克賊犯。屢次偷竊察哈爾愛曼馬駝。要去訪拏。在該員之意。不過藉此為過河之計。而巴嘶答云。就是哈薩

克偷竊馬駝。你們亦不必過去。須候我稟知上司。准你們過河。纔敢放你過去。該員問幾日可得回信。巴幱答以數十日。該員見夷人甚是執拗。且又未便候其回信。即差人回至領隊扎營處稟報。該領隊因不能久住。又恐肇起釁端。遂將富珠爾泰喚回。該員即將問答之言詳述實無懸祈代為找尋。亦無收馬給與回頭之事。彼時以為兩相爭論之言。無關緊要。故稟內未及究敘。是以未經入奏。茲據佐領等均稱實未給與回頭。如有隱飾。願具認治重罪切結。正在查辦間。俄囉斯遣來伊犂會議通商使臣先差夷人賫信前來。面見來夷。詢其使臣何日可到。據稱約在六

月半間。來使極為恭順。加以筵宴賞賚。甚為欣服歡感。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山。布彥泰奏。查明佐領富珠爾泰並未向俄羅斯囑其代尋馬匹。亦無收馬給與回頭之事。其巴朵失馬一案。亦與該國來文數目不符。並將近來收哈薩克馬租等情。詳細陳明。覽奏均悉。現在俄羅斯遣使。已抵伊犂會議通商。此事最關緊要。該將軍等給與該夷信稿。甚屬妥協。仍著遵照節次諭旨。熟籌妥議。總期經久無弊。毋致遺患將來。至該夷飾詞代尋馬駝情節。即經查明。仍須慎密。勿令該夷心生猜疑。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